

萍水相逢——記幾個朋友

明寄來了她的近作：一闕詞、一首絕句、一段曲，還有兩張寫滿了的信箋。「獨坐松林下，彈箏解深憂；苦心訪知音，痴情惹閒愁。」她不是爲賦新詞強說愁的人，在我昔日的印象中，她樂觀，不計得失的付出友情、平實、誠懇、思慮深刻，正因爲她肯時時從各方面替別人著想，她的內心具備一種罕有的中庸觀點。但她太善良，太善解人意，她對世界從不具戒心，現實世界的荊棘要傷害她是如此輕而易舉。她的理想建築在一個充滿善心與溫暖的基礎上，因而失望常伴著她。她生活在思維中，深刻的思慮使得她看清事理，也帶給她看穿一切後的苦惱。她帶朋友去聽她的師父講經義，當大家發問的時候，她自己總是在一旁沉默。宗教屬於那種只爲單純信仰而信仰的人們，一定要尋求解釋是牽強的，她深知此點，卻不能從看穿後的境地重返不求甚解的境地。從前我們笑她有空就看紅樓夢，不知反覆過多少次了，實在她比我們了解世事，紅樓夢中人物滄桑以及曹雪芹的滿腔幽怨只有她能深入的體會。一管長笛是她心愛之物，她說笛聲在山間最是悠揚，我只在閣樓上聽她吹過，令我感到一種摻和著悲哀與淒清的意味。她曾抱怨南部沒有古箏老師，我不知道她箏彈得怎樣了。

視線回到手上的兩張信箋，雖然紙如此薄，信卻字字壓入心中：「我總把理想築得那麼高超、美滿，但是事實總是這麼殘酷、可怕。經歷到的怎麼竟離不開悲哀、脫不了感傷？大志雄心竟全像沙灘上來襲的浪潮，瞧它涵湧著，滾滾而

來，也不過轉眼間消逝了踪跡。我不知該不該恨？恨自己？恨別人？事實上一切好像都不在乎，追尋！畢竟只是個空，歡樂，苦惱，真實的一面又是什麼？……」

後悔寄給她那本「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」，本想矛盾與虛無原是人類心中有的思想，爲什麼沒有勇氣去認清它們呢？我錯了，也許一脚踢開它們才是上策，但對明說，這些就像她的宗教觀一樣，已經存在的，她是揮不掉的。

若說人的苦惱是由思想而來，而「我思故我在」，則不思連人都不存在了，還有什麼苦樂可言？若說「生命只是剎那，痛苦方是永恆」卻也太過份。徘徊著，我該用什麼話回覆她？

第一次去秋住的格子間是一樁難忘的事。狹窄的長廊用薄板分成十幾間小室，在室門外只感覺擁擠，在門內暗澹的桌燈下，擁擠之外還感到孤寂。木板隔絕出一個狹小的個人天地，在這裡只能與物爲友。秋說房客中有上班的、也有上學的，各自鎖住室門，大家都盡量維持寧靜，只有從隔板上端的通氣孔中可以知道鄰室的燈光常亮到夜半天明。

秋具有「埋頭苦幹」的青年所具備的美德——腳踏實地，有自信，肯吃苦，也有這般青年的缺點——在自求上進之餘不太想到別人。但她是善良的，她來自鄉間，帶著鄉村的單純與樸實，從前和她在田野散步，聽她如數家珍般的講著花草作物的名字，指給我看跳躍的昆蟲。新年她隨詩班去麻瘋病院給孩子們唱詩，回來後一個禮拜跪著唸書——病童殘

廢的雙腳看了之後，令她也讓自己嘗受那滋味。中午，她趁別人吃飯的時候到琴室，然後忽忽吃點東西趕去上下午的課，因此她的琴彈得比家裡有琴的人好。牆壁上，書桌上，貼著她安排的做息表，她不會讓自己浪費時間。「大學生活怎麼樣？」我問，「我的大學還沒開始。」我低下頭，炎夏的奮鬥，她在心理上也已武裝著自己去面對這一個夏天。去年，她深深敬佩著史懷哲、杜里醫生以及她的堂叔——在山地行醫，貧無立錫。而今年，分組改變，她也不願完全荒廢這一年的理學院課程，轉校是她今年的願望——人的願望原不是硬板的明年，也許人的願望又將改觀。

毅回台北過寒假，帶回來她的收成——大白菜、青豌豆。然後又忽忽回去上課，照料她菜園中已經開花的蕃茄。我想像著她的生活，在屬於自己的四塊菜園上看晨曦落照，工作中瞧著菜蔬生長，幾個月就見收成了。我們大多數人每日也在工作，但我們的收成並不如此明顯可知。

三年前，毅初次吐露她未來的志願——到西北草原工作，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」，何等豪放的景緻。今天，她仍堅定的抱著這個理想，自己準備畜牧的課程。她喜歡閱讀勵志小品，她的剪貼簿上貼的是論讀書與做人的散篇，陸皓東、秋瑾、陳懷生的生平。她聽不慣學校中無關痛癢的批評，為教授與學生的視同路人難過。和附近農家的小孩談天是她的樂趣，看落日黃昏是她的享受，畫古裝彈三絃琴的娃娃是她的拿手。我還想起繡才無礙的李，唸歷史不忘哲學。在新竹的金，信中夾著一朵梅園的桃花，信上寫著老校工，老警伯的濃重人情味。

這些朋友，不能代表所有這時代的青年，但她們含著這時代青年的幾種典型，寫在這裡，或許可以做為現在青年的

一點映影。

路上蓉說：「萍水相逢，實在比喻得很好。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可愛的相聚憑巧合，而相聚的時候又這麼短暫，還有什麼不好的？」走在夕陽道上，每個人影都拉得又細又長，是如此相似！

（上接23頁）

由於對個人保有這種自矜的態度，我們永遠是 Isolated particle，在四年大學生活的熔爐裡，particles 和 particles 曾經發生過 collision，但是究竟有多少 pairs 起「作用呢？有多少的 particle reaction 呢？因為每人都有 isolate 的外衣，所得的答案是可悲的，很像我會說去交接一兩位知己，可是我沒有到達我預期的理想，時間是最好的催化劑，不知您有這種感覺？我們班上同學愈臨近畢業的階段相處的機會愈多，感情也愈融洽；是大家覺得相處的日子不多了，還是大家放棄了矜持的態度？二者都是的，因為四年下來我們發現自己並不比別人強，自己的收穫也並不比別人多，再因為矜持的態度使四年同窗的友誼只處於點頭之交，實在太遺憾了，使大家見了面只能談談天氣和時事，也太不值得了。因此，朋友，讓我們解開這個結吧！別再持着那矜持的面孔 isolate 自己，讓我們談深一點，努力成為知己，在十年八年之後，我們不僅僅是點頭之交，也是最好的 Coworker。